

烈女侯婦余氏傳

朱先

烈女余姓名春姑侯其所字

江陰人
朱先敏以壽餉役至邑之九
繫婦

從女志也其不曰烈婦而曰烈女者實以女而成為

烈也咸豐五年夏邑人朱先敏以壽餉役至邑之九

溪衛烈女所生地也去烈女之死已六七年人猶嘖

嘖稱之稱之者衆其言不無小異同先敏心敬之而

急欲詳之也既知其父假館衛城往訪焉其父唏噓

久之乃言曰傷哉吾女之苦而以死殉其志也乃吾

苦之而吾死之也吾女生有至性六七歲時執經從

兩兄後余為授女孝經女小學等書便知禮法聞忠

孝義烈故實至艱難處輒嗚咽流涕余異之過愛憐焉侯中落其子隸伍籍請昏有期從征粵匪歿於軍吾女聞問絕粒飲者數日其母不忍陽許其守義侯氏乃強起而余顧未之知也未幾有某氏倩媒來議昏許之以語其母女聞乃大哭曰阿爺誤矣是促兒死也兒自有知識便聞尊命心歸侯氏久生不爲侯氏婦卽死爲侯氏鬼耳余聞以爲此大難事不欲吾女之過自苦也而不知反苦吾女而至於死也傷哉余至今猶憾其母不先以女志告余而余之許字某亦不先以意微示女當某訂聘日女憤投環其去死

已幾希矣而姻盟甫定顧視吾女困在床弱喘如絲其母守之泣余亦幾無人狀先敏爲感泣不忍卒聽維時且言且揮涕曰自吾女之投環不死也其志亦未始必欲出於死也爾日創少復適侯氏爲乃翁慶生日女藉口應劔必一祝翁壽其母繼前因許之余固疑吾女之往而不欲返也旣留侯兩閱月促歸者數四最後嫁期駸駸迫僞僞其母疾亟也者乃還還則見母無恙而余方爲越辦裝心知事不可廻而已志之必不得遂也絕志乃於是淡笑自後笑語食息如常時語以嫁事亦不少忤家人言謂女志之已轉

也卽余亦以爲然及將筭之前一夕其母忽大呼曰
女死矣余驚問故云頃操寓錢辦香往園中爲遙祭
侯郎者囑弗聲初聞嗚嗚泣旣寂然必死矣跡之果
溺池中絕周身皆侯氏所爲衣裳短不沒肝猶訂聘
時物也傷哉吾女之苦也蓋自投環不死以來勉強
視息者又五閱月於茲矣至是悲愈甚所云已不成
聲先敏亦淚滢滢墮不自禁良久又曰吾女之旣死
也侯氏翁來唁余余乃益知吾女之苦而尤足悲也
其往侯氏也侯氏人以方爲慶祝慰乃翁望思不欲
重傷乃翁意戒勿遠見女陽諾及稱祝笑出拜伏地

翁驚問誰女曰新婦余氏女也翁哽咽曰翁勿悲新
婦在此卽子爲不死矣徐起更拜見姑以次及諸戚
屬堂上客咸嘆息有泣者蓋吾女爲識義理者意以
守義重事不欲過自草草幸借此可粗成禮而中外
亦與聞知也傷哉吾女之志之苦微吾更誰知之也
卽知之而更誰使之不得遂其志而殉之以死也言
已幾失聲哭先敏乃慨然收涕曰有是哉而女傳矣
而可以無憾矣乃敬傳次其語以俟采風者女父名
文秉布衣有學行里人子弟多嚮事之

傳以嗚呼死生之際難矣哉

載惟聞吾同年友江中丞公得膺易名之

典曰烈蓋死事若斯之難也吾慈僻爾邑乃有以死明志之一女子亦得稱烈焉嗚呼異矣吾聞之承平日久諸大邦人士恒溺於驕淫養成骨萎神疲一旦有急鮮能自立而山僻之區匹夫匹婦尙有能堅定其骨性者觀於烈女不信然歟余與中丞公交最久其人固不授權於風氣者也嗚呼正氣之不絕於兩間詎不賴有是哉

余烈女傳跋

天地之正氣無時而或息也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不爲利誘不爲勢怵其所以舍生而取義者惟不失其正而已慈邑有烈女余氏者幼字侯氏將及期侯從軍征粵歿於陣女聞之誓守死無二志其家不知也爲議婚他姓女旣知事不可回遂投池以死使女之父母早知其志如是而不之奪固可保完節以終其身而流芳於不朽至不知之而強奪其志而女不得不死矣其得遂其志而從容守義正也其不得遂其志而慷慨致命亦正也夫人常患難猝起一念之憤慨然以忠義自許疑若可信而須臾稍緩徘徊不決輒復隱忍苟活爲天下笑者何可勝道而一孱弱

女子乃能堅持其志更數月而不易所守可不謂烈歟朱君恂叔懼其事之久而不傳也爲之傳而因朱生伯玉丐序於余余因跋數語於後

同治元年壬戌仲秋司經局洗馬前湖南督學使者古鄂胡瑞瀾書

傅烈女傳

劉敬培

烈女姓傅氏邑二都例貢生遠佑之女也幼字農家子滿建學年十九將完婚建學病故女聞以身殉服毒死論者謂女於滿氏子未正夫婦之位可以無死而不知女早心許於未嫁之先卽永矢於將嫁之儀

也嗚乎烈已時家練之弟悉其事歸告予且令爲傳予思傅氏本大族女生有至性父早逝事孀母以孝聞稍長益警敏解書義每聞父兄談古今賢媛貞婦輒歛容傾聽不置一辭退而習針黹刺繡端坐鎮日靜無聲適滿姓來請期母愛其幽閨欲緩議固請乃許之婚有日矣建學忽病甚女聞欲往視旣而思以待嫁之女候未婚之男恐母有難色怨其嫂白母母果難之女復自陳口兒終當爲滿氏婦往視亦何害母不先女怏怏處閣卧淚時落枕席嗣漸復躬自搯作爲排遣計然其心固無刻不在婿家也不數日而

建學死女聞訃大慟遽白母徒步奔喪蓋欲入滿門視含殮逮事舅姑終其身因以報其壻於地下也母亟要之還婉慰之曰爾壻之不祿天也爾緣分盡矣尙何言且微示以另字高門意女不可內著縞衣外飾常服日夜掩袂泣欲自裁未幾果有富家子來議姻母及兄皆許諾命其嫂諭意女不答母乃正告之曰爾旣不得爲滿氏婦卽不得終爲傅氏女必欲守義恐進退失據盍審思女聞母言哭失聲曰其然兒惟有一死耳適他人則不能慈俗故有薦七事時建學屆五七先期女顧嫂哀號數四神色慘沮轉慮嫂

窺其意而以告母也竟夕依母床褥間辭色和婉如平時故示母以不疑而母亦潛防其變數偵之固無恙晨起視之則已服毒死矣舉家驚悼投以藥不起解其衣履皆素服縮結甚固始知此女之致命遂志早心許於未嫁之先卽永矢於將嫁之候也嗚乎烈已時同治乙丑年 月 日事也行道之人咸感歎有泣下者余因弟練之言叙次其語使採風君子後有考焉

論曰慷慨捐生易從容就死難古來烈丈夫以身殉難者多成於有所激激而適合乎義君子處之若死

續修補縣志卷之三十一
婦人傳
五
未婚之婚而出以從容情雖烈而事不激視已字者
抑又難矣余讀柏舟詩傷共姜之志未嫁而共伯死
故其詩曰鬢彼兩髦實惟我儀又曰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然卒從夫謚誠哉之死靡特也傅氏女徒以字
滿故而慄然自持斯豈偷生苟活者比乎與其姜先
後爭烈矣

亡姑徐節母傳

王繼奎

姑少貞靜嫻姆訓未嘗苟言笑先大父最鍾愛之年
及笄歸徐公能瑄徐故詩禮舊族人繁且衆聞新婦
賢爭來觀姑循禮無違酬接胥中矩度家極貧井白

躬操奉尊章惟敬接娣姒惟和治箴管輝施事惟潔
嫁數年生中表兄某姑父得重疾卒姑哀毀幾絕誓
以身殉諸戚族援大義勸止之口安有夫亡子幼祖
嗣絕續闕於一反覆手而可孤行已意以死者乎姑
聞言強起泣謂其孤曰大禍我家爾父棄世未亡人
若復相從於地下則爾將何恃當是時姑年甫二十
四中表兄纔數歲儼然一婦姑之擇門戶凶凌外侮
未免俯張兼以產不中人食用恒苦難給而姑乃饘
爨之供半雜糠粃所衣人布衣補綴百結猶復勤女
工無寒苦執針紵絜綉于四壁尚聞刀尺聲斯真茹荼

嚙葉備歷人世之艱辛矣尤奇者歲己未家遭回祿姑以身赴火掇取日用之物移時不出人咸疑化為灰燼而姑竟安然無恙毋亦天憐苦節冥冥中默相呵護歟夫自古婦人女子不乏賢慧能宜家者至不幸而以節見已為人所難幾而況上無舅姑之怜惜旁無伯叔之維持下無升斗之儲蓄履艱任險凡閭以內閭以外事一身肩之鮮有不形其拮据者觀姑之處變如常雖古烈丈夫又何加焉彼為人臣子主亡而變易其心對巾幗能無有愧鬚眉哉姑始家七根松繼移居車家塢壽六十五卒守節四十一年同

治丙寅逢

覃恩得遺旌典榮已今值吾邑續修志乘繼奎不揣固陋擴拾生平懿行作傳傳姑俾得挂名簡末其能傳姑與否則繼奎未敢遽定吁可悲也

節母王朱氏傳

朱先敏

節母王朱氏者同邑監生王昌運之母而儒士王永和之妻處士朱劭詔之女也生十九歲歸和二十九歲和故今六十七歲母沒蓋守節三十八年如一日者也先敏久聞而敬之母沒之前一年有澧州張吏部先照長沙張刑部然其氏之姻黨也按

聖朝旌表節孝例同詞呈請禮部而母之夫兄子權湖北
大冶縣事刺史壩又援迎養例呈請湖北大府先敏
聞而愈敬之且羨之而不知母之何以能相乎中外
若是也及大部與湖北行省先後行查來湖南逮慈
利縣縣之士者又合詞舉報如例先敏預焉乃得詳
其行實於是嘆母之節洵苦而所以成其節者爲尤
烈也苦且烈節斯彰矣當永和故時母既不獲以身
殉慨然曰是安可以艱難者遺吾衰姑且若諸孤何
乃強起視家事王氏故小可經醫藥喪葬費家絀甚
母一力支持躬操井臼句考外內無遺事尤勤績織

得新衣輒以奉姑傲則自衣之常茹蔬充膳而堂上
之供必豐必潔婚嫁瑣瑣拮据萬狀有偉男子所不
能支者母處之皆粗如禮而皆不言所苦猶復歲延
名師課子凡夫扶危救困諸舉義之所在質衣縮食
爲之若素其婦孫有已聘而不能婚者母爲助成之
他多此類能使衰姑怡然忘其家之窘與其子之折
焉先是縣大疫病者傳染親戚戒勿近母侍姑病衣
不解帶藥必親嘗者浹月籲天請代姑卒獲全而母
無恙既姑撫而泣曰若苦甚雖然吾不忍以是終苦
若也蓋憫其勤勞而又恐其志之以積苦或衰也故

微以意動之耳母聞卽姑前斷髮笄面泣而號曰我
死晚矣姑卽白其意乃止嗚乎烈矣蓋猶是向者殉
夫之志耳方其夫初故時是爲道光四年七月日母
蓋再投纆再以救免者也至是已歷三四紀矣忍而
爲此激則發焉固非慷慨一時者能比也此其所以
能積苦三十餘年如一日者也推此詣也雖泣金石
而感鬼神可也宜夫中外相孚若是之盛也母有丈
夫子四皆能承母之志無戾於鄉里夫弟永魁邑方
正士也無子母命其季昌達出繼達畏叔嚴意遂恐
母曉以大義卒能成其家長卽昌運尤賢且達讀書

不求聞譽厭城市之囂爲別墅於山中以奉母植橘
柚初熟歲以所入供甘旨母歿之日恨未能表揚節
行痛不欲生幸藉諸君子力得邀

旌典感泣泥首哀動頑艷嗚乎母有子矣先敏敬母之節
且憫運之志爲傳次其行實而歸之俾後之爲志乘
者有所考焉時同治元年月日也

節婦朱母王孺人傳

王 壩

節母朱王氏先師象山夫子諱道謙之嗣媳先兄諱
涵之岳母也生而端靜沉默不苟言笑年十七歸朱
世孝人門時堂上舅姑俱歿母自捺井凹不憚勞苦

匝月後世孝出外貿易未半載身染重疾托舟歸抵家越一夕卒母痛不欲生思以身殉旣念遺腹在體宗祀所關乃忍淚節哀勉強支持未幾生一女卽先嫂也族屬以其齒太穉屢欲奪母志母截髮勞面以死自矢象山夫子憐之謂母曰若志良堅吾爲若成之吾今尙無子卽嗣若爲媳並爲若繼伯兄之子以承夫祀若無自苦也母卽登堂拜謁如初見舅姑禮相依數十年孝養不缺家固貧夫歿後倍益窘迫其艱難困苦之狀莫可殫述日用所需取給於十指間更積餘貲兩爲嗣子宗洛娶媳繼媳萬氏生三子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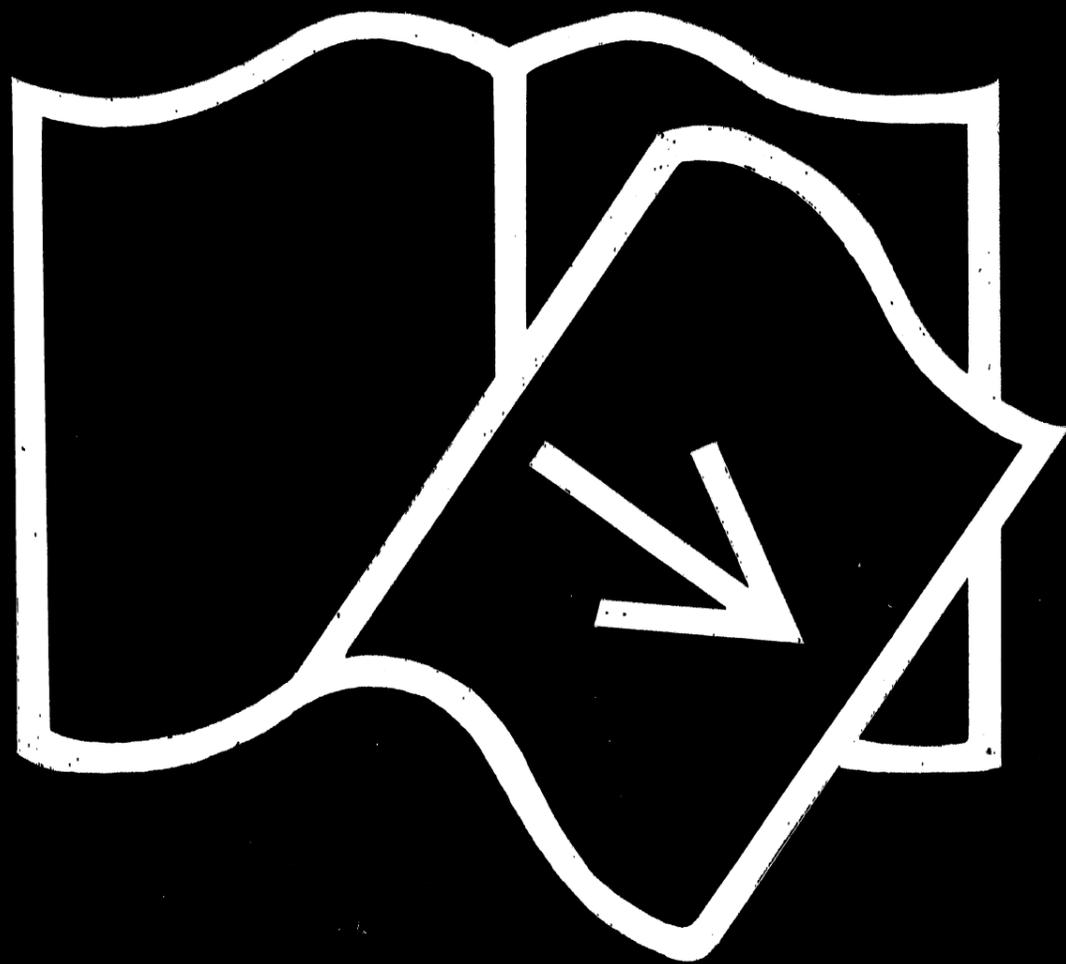
成立皆能守其家人咸謂爲苦節之報云年逾古稀筋力不衰晚年以哭子故喪明旋復少愈客歲夏月犯瘧痢數月卒享年八十有一時壻以下艱在籍猶得親身往弔助執紼焉道旁觀者莫不歎曰此真巾幗中之完人也其夫之堂弟玉甫學博爲母請旌如例並屬壻作傳俾登縣志壻不特誼不當辭且母之生平惟壻知之最悉然則發幽光而彰潛德固亦天良所不容昧也爰謹撮其梗概著之於篇以俟採風君子之潤色焉節母沒於同治丁卯歲七月初十日生於乾隆丁未歲十一月初十日女一適先兄涵繼

伯兄子宗洛爲嗣媳萬氏生孫三洪顯洪明洪運孫
女三

貞女王二姑傳

朱佐朝桂邨

女子許字人尙未成婚也所字者忽夭亡其父母欲
別字他姓卒不得守志三十餘年沒鄰里嘖嘖喧傳
羣以爲貞女貞女云貞女姓王氏邑增生朝健之女
庠生兆炳之姊也生而明慧曉大義事父母極孝謹
婉婉聽從無幾微拂逆意幼許姨之子涂正璉爲婦
涂家四川酉陽州彭水縣距慈邑千餘里王氏始亦
蜀產與涂氏比隣居後以艱於謀食遷移來慈遂家



原件短缺

是矣咸豐三年粵匪肆逆蹂躪常澧諸州郡邑人震
恐爭欲遠徙避寇難女懼身受污爲王氏恥急投繯
母覺救之免同治初賊又從巴蜀下隘來鳳城窺慈
永母與其弟婦均思隨諸父老入山圖苟活貞女適
病日母嘗之曰汝若是男亦可免吾顧戀女曰免自
有善處法並不煩母之憊戀也人乃自縊是夕有大
星隕於家光出長丈餘自屋角間出移時乃滅及曉
母呼弗應急遣其弟婦往窺則已死顏色如生余堂
弟佐武爲女之姊婿日擊其事告於邑之措紳達官
詳請旌表以慰貞魂於地下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暇時堂弟爲余言余爲之感泣座上客皆流涕今堂弟已歸道山而余亦衰老非復從前矍鑠謹取往昔所聞於弟者撮其大畧纂入邑乘申爲巾幗式庶幾貞女之行不至久而就湮也夫

節孝王母伍宜人傳

李登衢 蓉鏡

李登衢曰古人動稱婦德而才不之及蓋謂女子有才往往多以才敗德故也余則以爲安常履順家用平康女子固不必以才見至不幸而夫亡子幼內外之難蠶起則祖嗣絕續繫諸其身任至重責至鉅有不殊古大臣百里之命之寄六尺之孤之託者苟無

才以濟其德欲不左支右詘也吾知其難矣余有女適王氏女之壻安溪素從學於余哀其二伯母守節之苦奉尊人台浦公命持狀來館乞傳余自維衰老筆墨事無能爲役辭以不能文安溪再拜跪請曰若吾二伯母者其可無傳哉壻不他語諉而求諸岳父以岳父往來吾家知二伯母虛型最悉故敢乞數言文一日不就請待五日十日余憐其意之誠爰繼狀中語而爲之傳宜人姓伍氏處上明德公女年十六歸事清平公守婦禮明婦順雖甚苦甚怒未嘗疾言進色實客蒲草月不親宇見其面泣所爲奉尊章

和室人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犂然當於所天結禡五載外子得重疾起后扶持唯宜人是倚藥餌宜人是問閫內外事皆一筦於宜人踰月卒子象文猶未出腹也姑唐孺人伯兄兆平公先後相繼辭世太先生年六十有五猶子國學生登甲甫一歲尙呱呱而泣喫飯不知口處難以偉丈夫當此鮮有不形其俯張者而宜人以一嫗孀支撐其間歲丁丑太先生爲宗祀計續娶杜孺人宜人人事之如事唐孺人不以姑之爲繼而哀於孝庚辰合浦親翁生宜人喜躬自撫育視小叔不啻其子而合浦依戀宜人亦似依戀其母至今向親串道嫂氏鞠養恩猶淚涔涔下當是時天禍王氏血食不絕者如綫太先生年垂老稟性又過於厚不屑與人校諸幼孤穉齒無知姻戚之強有力者或坐視或陰下石威眈眈思嚙噬而大腹豪復率其徒黨碎隙叫罵不知其願不休族中無賴子亦依隙伺欲乘間作難宜人僞爲不知者溫言厚飲禮禮之且出錢穀粟米徧與之毒乃無從發也子太先生捐館養丙辰杜孺人沒宜人皆死盡哀喪盡禮無一毫苟且意回思代終以來夜兩

鳴機寒霜拂骨以夏身持門戶者五十餘年中間茹

茶飲水勤勞而有快心百不一二語云健婦善治家
此豈尋常健婦可概者余以是知宜人之才之過人
遠也今世閨中不乏賢媛求其適家不造備嘗慘
苦而能審幾應變委曲圖全卒使亡者復存碎者復
完萬難於中輟求之而宜人乃履變一如其常可不
謂之豪傑之士乎哉余讀柏舟詩有曰鬢彼兩髦實
維我儀言婦以夫爲儀也其妾生世不諧而秉義守
貞矢死靡他致使千載後歌頌勿衰則當日之恆其
德可知宜人節並其妾而其才更有以勝之年逾六
十此志總不稍渝宜乎清標彤管上荷

聖朝之旌典而文孫四曾孫九繞膝承歡隱隱占來章有
慶譽也蓋不求報而報愈靡涯矣余誼叨葭莩歲時
伏臘嘗一覩宜人慈顏接其馨欬恭懿惠和知大體
嘆爲是真柳絮其才復松筠其操者適邑中續修志
乘勉徇女夫安溪請覲縷詳陳俾得列名簡編以爲
女士式嗚乎艷妻煽禍哲婦階厲率多驕淫自恣不
循常分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則皆由以才敗
德始如宜人者可以傳矣作正節母傳

旌表節孝孟節母鍾太孀人傳

朱先敏

同治改元奉

新令凡節婦年未滿

十守節十五

年以上者皆予旌於是邑之以節上聞者幾數十人
盛矣而按之經制必六十始應年例者殊不多人若
吾里孟氏鍾節母蓋庶幾應經制而光新令者也母
及笄歸繼初君賢且才母徽不外聞年二十八繼初
君卒母視纒及者屢矣顧兩孤廣述甫四歲廣居甫
二歲堂上尊嫜邁存乃視息黽勉先後宛若閒能使
二人忘愛子之戚旋節終如禮與叔季別籍茹荼食
苦有人不能堪者既以家政畀述而令居負笈從名
師遊鄉先生邢星槎觀察未出山時門羅高足居事
之數年文行之外兼通雜家言先生謝職歸預爲卜

吉營生壙沒則負土築塲師門風義感愴頑艷用是
而知母之爲教奢矣述居先後入成均爲母觴六十
將狀其實援年例聲之當路母堅不許迨新令下而
母已卒居始得畢其志嗚乎母蓋守節卅餘年如一
日者又實見夫盛名不可傳邈而身後之論定究不
能闕也如此居亦嘗奉母命以師禮事余者故聞母
之節行也悉會續修邑乘居以傳請乃敬傳次之以
應採訪者母卒年六十一子有孫五人皆能讀書
世其家云

傳曰昔之詠節烈者多以古跡爲占井水況之大三

十年爲一世節不閱世何足言古乃嘆曠典難逢經制不刊懿此貞操亦唯勉矣諸畢世而已節母古矣永世之報居其率子若孫敬承之

謝邢氏節孝傳

劉啟培

余中表妹邢氏三舅父福堂公女邑處士謝廷勅妻也其生平節最苦孝最純有非尋常巾幗所能幾及者不表著之非特無以彰懿行也亦且無以肅閭範按譜與邢本淵源至咸邢之祖母爲謝氏姑幼卽以姦許字焉翁若婿皆寡兄弟丁單祚薄蓋兩世於茲矣妹冲齡時性和柔善解人意先慈最鍾愛之每歲

時伏臘來余家先慈必再三款留勗以勤習女紅並與說古賢媛貞婦事妹敬聽之恆忘倦先慈嘗語先君子曰此女溫淑知大體警敏過人情福薄耳異日謝氏有事必此女當之未幾而太翁歿又未幾而翁及姑亦先後辭世哀初僅存者惟和姑鍾太孺人形孤影隻門戶實難支撐太孺人知妹之具有才幹也暇請期年甫一五卽丁歸妹上奉古甘下消反側家雖不過中人產而酒漿錫豆之末悉有而併不復累租結心遂使平泉覆轍醉而復完可不謂賢歟無何夫孺人歿妹亦從前佛願以身代竟不應痛哭欲

絕者屢矣既而念祖姑老已又無出謝氏血食不斬者如綫乃忍淚節哀徧拜諸族戚且泣且請曰未亡人死不足惜所不忍者祖姑年垂邁謝氏宗祊誰守今羣從昆季無多人人各止一子例無可繼吾何忍以承已祧者絕人祀無可繼而必阻吾旁繼吾更何忍以絕已祧者得享祖宗若必俟其再生始繼則吾年可待而祖姑又萬不能待且語且泣大義凜然族中人無敢贊一辭迺公議繼旁支子取名盛文妹珍惜之直如已出廷從堂叔祖課讀歲豐其束修羊適祖姑鍾太孀人病瘵手足皆痿痺日臥床褥間不能

起顧妹囑之曰汝吾佳婦也汝在卽勅在且更勝於勅在闕內外事一以委汝吾不復綜理緯繹矣妹於是節浮費償重負凡族屬之出貸子錢者悉燒其券勉幼孤以成立黃一弛負擔而當門有蘭秋風妬之盛文忽天亡妹大恸曰天乎謝氏家運何不利若此乎時從昆季中仍無可繼者不得已復集戚族議繼遠房廷藻第子更其名曰盛敏撫養教讀皆如前蓋兩次遞繼皆從律中擇賢擇愛例重大宗亦以善後圖也元難能者祖姑鍾太孀人年八十病且垂危心神更極昏憒妹多方調攝又恐他人侍養之不當

意也雞初鳴起洒掃奉匱沃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十餘年率以爲常有勸之旁貸者妹曰若毋言吾與祖姑相依爲命祖姑習我非我供恃祖姑終不適吾身無疾竭吾力以事祖姑此日可多得耶當是時鍾太孺人病莫能興族屬咸眈眈虎視思吞噬所有又使人唱蝶襲不入耳之辭盡惑於其側妹以一婦人隻身拮据而強暴子之調戲來前者妹揮袖張口叱之曰胤子敢爾汝謂我家無人有婦在得以頸血濺汝矣強暴子叩頭遁去族屬亦歛迹且感愧汗下客歲其祖姑鍾太孺人沒妹哭甚哀喪

葬皆如禮余且吊且賀嘉其孝妹潛然曰人生惟不孝罪最大吾何敢言孝吾念吾舅姑未久事祖姑吾欲以事祖姑者代吾舅姑也吾更不遑事吾舅姑吾卽以事祖姑者事吾舅姑也吾人未久事祖姑并未久事舅姑吾欲以事祖姑者事舅姑慰吾夫於泉下也余聞之愴然妹今日長逝矣前歲

冲聖嗣統詔旌節孝余以妹年例不合未嘗舉報惟以敦崇實行相勸謂數十年後必有贊揚幽芳者嗚乎孰知前日之勸勉皆虛爲死後之誥責于妹前年父死于冬月死去歲妹祖姑鍾太孺人死今妹又死此非

妹之不幸實謝氏之不幸也然而幽光必發天之所
以蔭及後嗣者不可搯券待哉人世士大夫處無可
如何之會變易清捺致使姓名不齒於人羣者聞吾
妹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妹生於道光乙酉歲沒於同
治戊辰八月初五日年四十有三子盛敏姿性頗慧
聘國學生褚年模女名盛蓮聞姑病篤欲往視不果
既卒冒風雨奔喪成服撫尸哀號並詢及家中後事
不肯歸亦女子中之矯矯者例得附書

節孝婦李席氏傳

劉甲錄

松泉

爲人臣者不二君爲人婦者不二夫先王經世之大
法也自世教浸衰人倫道息凡忠孝節烈之行士大
夫且不知爲何物况區區一弱女子素非嫻於詩書
之文而習知義理者欲其從一而終更變故勿渝所
守豈不尤賢而尤難哉邑三都節婦席氏湖北石首
人年十二三時其父因遭水厄攜以來慈爲避荒計
農家子李永泰父見其端淑知禮體聘爲養媳踰數
載欲了向平願婚配之生子男一子女子一二十
八歲永泰物故節婦號痛欲絕者屢矣顧念堂上舅
姑老膝下諸孤覩未亡人皆良相從死誰爲老人俱
皆甘孤兒鞠撫育者於是日惜必思以隻身撐持門

戶備嘗人世之慘苦某年姑病節婦扶持起卧曲盡
孝謹姑沒後憐翁鰥居無人共冷煖兩次爲之續絃
深得養志意治家一用勤儉飯粗糲雖藜藿亦可充
飢所衣至補紉百結未嘗輕易急女工日以織紵爲
務夜四更猶軋軋聞紡績聲教子女有法慈而能嚴
家道日隆隆起族中强悍者陰忌之或故尋事端登
其門叫罵或嗾人集矢於牆不難此數尺孤不止節
婦審機應變不挫不擾其明哲有丈夫所不逮者同
治元年下 詔旌節孝鄉父老舉報以聞節婦躬
膺寵榮人咸嘖嘖羨之而不知茹荼食蓼其鍊骨性

於艱險際者固非一朝夕之故也歲丙寅節婦以積
勞成疾卒凡知節婦者莫不異音同嘆丁知其子
上 英體母志延余主家塾溺苦於學爲文亦彬彬有致
不失古人法度撞破煙罏指顧間事耳一日持狀跪
余榻前泣而請曰母氏苦節半世乞先生出一語表
彰之俾名列邑乘中苑且不朽余曰爾母生世不諧
遽遭多難風未聞姆氏之誠而乃一與之醮終身不
改其含淚事親也婦道實兼子道則安親心以安夫
心者在是矣其泣血訓子也母道更兼父道則成子
名以成夫名者可想矣數十年懷冰履霜止求遂厥

志代有終初無意於造物之報而造物之報之者自
豐卽今子孫蒙業而安則異日寢昌寢熾以光大隴
西家聲者其福蔭不且未有艾哉旣以復於李生遂
綴次其語而爲之傳

汪母余太孺人節孝傳

劉啟培

汪母余太孺人應禮公淑配也下世已廿餘年矣里
人猶嘖嘖稱其孀守事余心竊敬之欲作傳以彰厥
美因始末未詳輒中止今年春其曾孫靖臣從余遊
爲道其生平行詣甚悉余聞而嘆曰有是哉太孺人
之節之苦也當太孺人歸應禮公時年甫十七耳家

故貧太孺人糲飯同甘牛衣對卧絕無交謫聲聞數
載應禮公病沒遺一孤長者歲餘幼者方踰月伶仃
孤苦鄰婦咸垂憐焉翁私謂其姑曰女子守節固可
嘉但吾家無長物藐茲弱息忽欲爲人之所難爲異
日保毋悔於心乎汝盍以吾意嘗之其姑諭以意太
孺人泣對曰未亡人雖女流亦嘗聞不事二夫之義
夫其敢有外心姑曰而翁非以不肖待汝第念已旣
薄命復以吾兒不祿之故累及汝身於心實有不忍
且汝亦安必此呱呱者之果能成立也太孺人復泣
對曰翁姑之兒雖沒有婦在卽如翁姑之兒在天若

祚汪氏子若孫豈長貧賤者於是勢面毀容晝則躬
詣田間舉畚荷鍤夜則獨坐燈下擣杵鳴機視孟母
之勗習勤柳母之勗習苦不啻焉未幾翁與姑相繼
逝太孺人年未三十也兩孤猶幼穉手攜背負搯作
一如平日比稍長課以力農不令其荒於嬉由是家
日起田疇式闢甲於里閭回憶向之茹荼食蓼同室
且互相揶揄將不利於其母子相去果何如也享年
九十餘歲無疾而終毋亦造物默相以爲苦節者勸
歟靖臣跪余前乞一言傳之余思文人喜諛往往遇
一二豪宗則揚厲鋪張不遺餘力至窮巷瑰意奇行

絕不一齒及焉古今來若此者何可勝道余爲是傳
固以發潛德之幽光亦重疾夫珥筆者之譽揚失實
無以傳信也太孺人生子二伯尙福年八十餘卒仲
尙朝年八十四猶矍鑠孫曾林立率遵其家教聰慧
者頗知讀書識者咸以爲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云

卓母黃孺人節孝傳

魏 湘

孺人姓黃氏吾邑右族生而柔順貞靜嫺姆教及笄
歸事明經卓玉成先生家故豐孺人至一體夫
子志順舅姑和室人諸儿執麻桌繅工織紝組紉
治菹醢酒漿其能而有體益使室有餘贏俾先生爲

所得爲無支詘憂內助之賢適以彰刑于之美焉舉
丈夫子一派名先允榜名煥號柳村甫九齡玉成先
生遽捐館孺人慘不欲生因念所遺子無依強起食
息作未亡人當是時寡婦孤兒撐持門戶族中人咸
懷覬覦心卽姻戚之賢而有力者亦避嫌遠怨嚙口
不發一語苟非具特達之識明敏勇決之才鮮有不
傾且覆者孺人任家棟內謹蓋藏外消頗側下至米
鹽凌雜諸瑣務咸料簡使就理用度且因而愈饒難
息延師課柳村讀較玉成先生在時更嚴且謹有談
藝文客至輒出名醞佳品永朝永夕視侃母之截髮

留賓風致去人未遠以故柳村益肆力於詩書學爲
之博出應州縣試冠童子軍補邑博士員爲文壇飛
將孫男三知步規行皆不失儒者氣象說者謂謝庭
玉樹森立堦前不是過也性仁慈每遇貧乏施予不
倦里黨咸德之共有賃宅佃田之戶尤加意提攜藉
以登辟雍遊泮水者所在不乏是其推愛子之心以
成他人之名莫非爲子若孫厚培植用竟玉成先生
未竟之志而無成而代有終也孺人歿於道光

距生乾隆

享壽九十二歲夫故守義六十

餘載日擊曾元萃以爲讀福積善之報云同治丁卯

邑侯嵇公聘諸君子續修志乘余亦預焉孺人孫啟
魯素嘗從余學今年秋持狀詣局乞爲孺人立傳余
生晚無由覩孺人行事以不能文辭啟魯請益力乃
爲撮其大畧叙之並取安福縣彭鏡潭前輩嘉慶癸
酉館柳林時所以壽孺人者參考焉以揚孺人之德
而券節母之後必興而大後之覽者當不河漢余言
也

汪母皇甫安人節孝傳

康宗釗 亦蘭

余讀斯下之詩其卒章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
父母貽懼豈詩人故儉於祝其女子哉亦以遭時無

事能如是是卽行可列於內則名垂彤管之史耳至
若伉儷甫諧所天旋卽病故而又有尊章之在堂
下無兒女之繞膝內患外侮百端交集乃獨任艱履
險歷變故而不失其常雖史傳所紀載何以過焉邑
三都汪母皇甫安人處士應陶公女封翁珠浦公妻
而余外舅寶溪公嫂也皇甫氏爲吾慈甲族門第華
映不異崔盧安人性聰慧自幼習書識字熟悉孝經
小戴禮列女傳針術之暇聽諸父伯兄談古來賢媛
截指撈而事輒心動淚且潏潏墮年十九歸事珠浦
公明章婦順婉婉聽從筮家政井井有條珠浦公饒

於財安人儉以自持力戒驕侈習遇有求郵者時出私財周濟之珠浦公體素羸善病安人日侍湯藥雖隆寒盛暑未嘗假手婢媪亦不少萌怨懟意惜造化弄人結褵才三載而珠浦公竟赴修文之召安人號不絕聲誓以身殉既而念堂上翁姑年屆知非已死則誰奉甘旨且汪氏門戶仗已支撐稍不自愛若敖之鬼嗟餒而矣於是忍淚節哀跪陳於翁姑前曰爾老人無過悲也壻雖沒有未亡人在卽如壻在未亡人雖無出爾老人尙強健如故苟天佑我家翁必再抱子翁有子未亡人便有叔異日叔生子未亡人不

患無子矣請姑待之乃爲翁廣置姬妾踰年連舉丈夫子二長寶溪外舅向孺人出次龍山公于孺人出方數歲翁姑皆相繼下世安人死盡哀喪盡禮不失大家體裁內外帖帖咸無間言諸少姑年與安人等安人以事姑者事諸少姑而敬順有加絕無嫡庶之見在其意中族黨中或有妄生覬覦思席捲所有者安人理論情遣雖強暴亦生其感不忍陰下石撫二小叔若已出保抱攜持恩勤備至比長闢家塾延師課讀少倦則多方勸戒之二小叔亦奉命惟謹愛嫂直如其母且勝於其母以故寶溪外舅健於文縣試

冠童子軍舉茂才龍山公亦援例登仕版御二龍於
長途機雲洵無愧也歲庚寅龍山公生內弟月堂安
人喜躬親撫育遍請族媿立月堂爲珠浦公嗣命名
蕙暢嘗私對諸娣姒言曰二十餘年寡婦亦有子矣
可以慰亡夫於地下矣二小叔各自成立不墜南陽
一瓣香更可以上慰翁與姑矣繼自今未亡人之擔
弛雖死亦無所憾矣越五年而安人遽返真享年蓋
五十有三云余思嫠之苦身以勤家者人世間往往
多有而能識大體則百無一二安人之沒距今已三
十年鄉里猶嘖嘖稱道以爲有魯伯姬衛共姜風是

安人之淑德壺型必實有可傳於後世者存也余自
爲門下壻歲時往來恨不及見安人而外舅寶溪公
每爲余道及安人行誼輒不禁泫然流涕則安人之
嚙蘂茹荼備嘗艱險其節可謂苦矣而爲珠浦公立
後以延一綫之宗祀於勿墜又何孝乎居嘗欲私爲
立傳以傳安人自愧襍線微才無當大雅中止者屢
矣今值續修邑乘諸先達於有關風教之人皆極力
褒揚因不揣鄙陋取素所聞於寶溪外舅者著之篇
末使余文幸而傳後之閱余文者追思安人琨玉秋
霜其讀而感感而泣又當何如也

貞孝女朱三秀傳

朱之材 竹菴

貞孝女名三秀姓朱氏余族伯父廷渲公女族兄桂邨先生堂女兒也幼許字吳姓子早夭年十五母又歿父病瘵臥床不能起家極貧無以爲生二兄傭工遠出頻年未歸幼弟生甫數月呱呱啼不止女兒仰事俯畜備歷艱辛絕無怨懟意族中諸伯叔憐之欲別議婚女聞泣謂桂邨曰吾弟素讀書必明大倫諸伯叔之意不過爲吾身計易嘗爲吾父若弟計也吾不忍棄吾父若弟適人使老病者失所養幼小者失所長弟須爲告諸伯叔勿強奪以成吾志時有議其

矯情者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女以養父育弟故而棄人道之大不可爲後世訓白虎通云女生有傅姆學事舅姑非學事已父母又禮婦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必復請其故而後與弗敢私其親也弗私其親外辭也嗚乎天下庸有不嫁之女哉然余謂守貞盡孝此亦古聖人所敬羨而不肯以概天下之中人故爲已嫁者律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未嫁則不著爲令聽人之自行其意吾族女兒之不復委禽他室也非故叛古今未有之奇蓋欲全乎其爲子也當日者家無儋石之儲女兒勤十指度日紡績織紉至

雞鳴不輟市中人罕有覩其面者年五十一卒說者謂女兒歡承菽水念篤鞠哀履艱險而至性愈真非直彜常巾幗不可及抑亦足以媿人世之爲男子而不女若者矣彼喜奔競而慕寵榮忍效王尊溫嶠之所爲其不可以已乎哉桂邨兄促余作傳以傳女兒余自維人何似文何似敢妄弄筆墨令見者齒冷然回憶少壯時聆桂邨教言得悉女兒懿行謹識之不敢忘前歲同治改元頒行 曠典俾天下女子以節孝聞者咸荷 皇恩桂邨曾代女兒請旌以發潛德之幽光余聞之擊節稱快今值諸君子續修邑

增修

聖廟石獸石欄小引

岳昌松

癸亥冬我學博戈小平先生既捐資增修

先師廟堂爲學中人倡越甲子春規模大備而先生通判
溫州之

命下矣時

松

方侍先生沿鄉哀費歸次日解篆後先生周

覽工次顧謂

松

曰大功皆已就緒其有待而興者

龍陛露臺則朱桂村學博康靜齋參軍任之泮池橋
欄則汪蘭庭少尹闔族任之惟

大成門兩旁尙宜建以石獸用壯觀瞻暨兩廡沿堦尤須

護以石欄共肅進止以屬君松唯唯竊思兩廡諸賢
 厠 聖人之門皆護持名教為斯道禦侮者也既已
 增高飾觀矣復此石獸石欄之設匪惟昭崇奉也蓋
 將隱為吾道峻防俾諸生以時習禮其間者益悟閑
 檢森嚴入此聖出此狂凜乎其不可褻越焉是則先
 生未藏之志也夫松不敢諉顧力怯幸同志者共襄
 贊之其事乃於是乎有成

白竹水衆姓募修字藏小引

魏萬涵

蓋聞綠字赤文珍逾夔鼎龍章鳥跡繁並球刀豎為直而
 曲為鈎都癖奇偶兩畫側成點而斜成撇總本河洛三圖
 固不必累牘連篇始闢聖賢名義即不過隻字片紙何非
 法象昭垂乃或斷簡覆瓿殘經代枕浸淫風雨和舞絮以
 沾泥剝落窳樞伴飛花而貼地苟經目覩能無心傷爰仿
 寶晉之齋用創惜字之藏按時日以拾取敢委蚪斗於牛
 巷雞埭逢朔望而化焚并付魚篆於鴻爐鶴渚視何思振
 竹篋之收似為持久比陳元善典衣之覓差覺不勞豈望
 同天界寺僧可食美報於翰苑亦欲令蒼頡墨迹不遭劫

運於輪迴云爾

募刀救嬰會小引

邢高魁

上帝好生開八荒之壽域大君造命登萬姓於春臺殺鬼
嚴無故之論養幼施必先之政成男成女乾坤初不別重
輕弄瓦弄璋父母又何論多寡但富者自深愛字而貧者
殊費拮据或畏撫育之艱半屬饕殮之窟生男勿喜生女
更悲母腹乍離誰作慈航之渡胎衣乍墜適爲苦海之漚
嗚嗚而口莫能言奄奄而氣旋就絕殺之何咎生也何恩
兒者痛心聞之酸鼻是亦可忍夫非盡人之子與此何以
地豈有無父之國也公等情深胞與念切生成路欲登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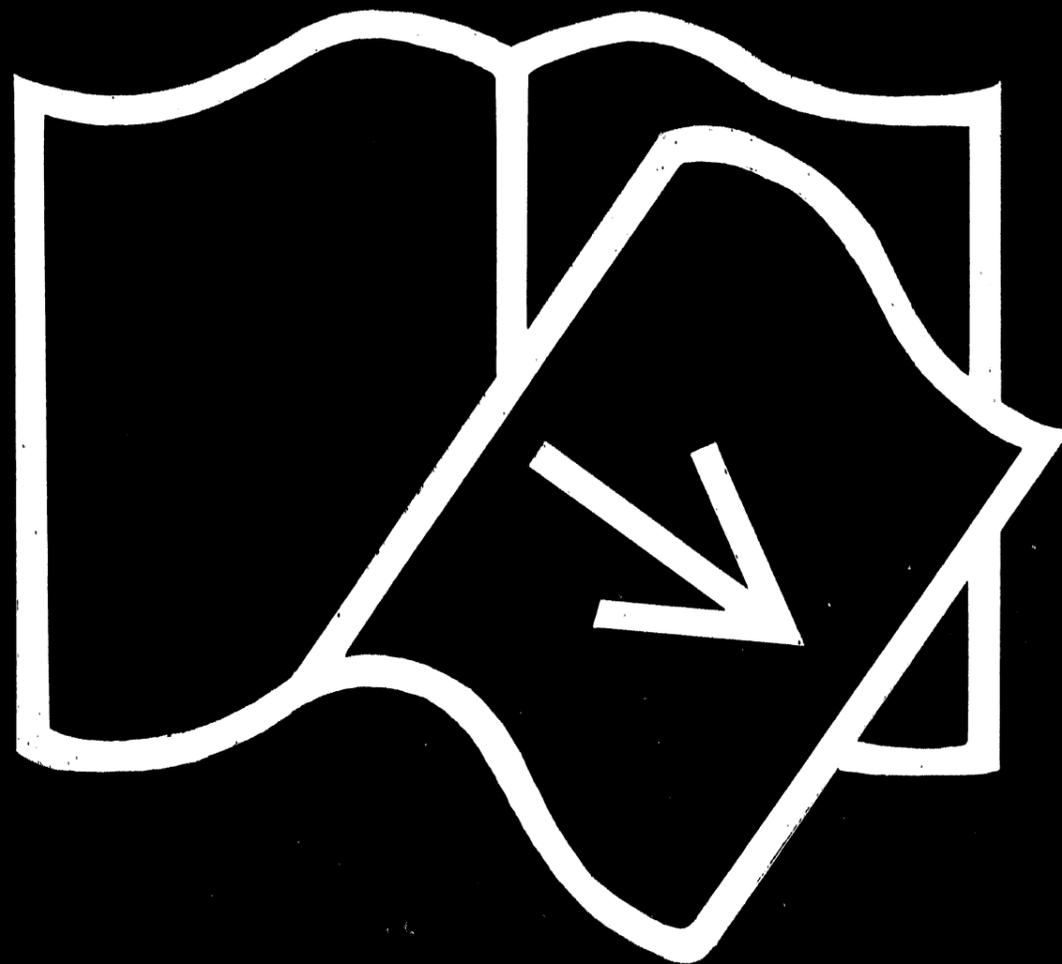
寶先保赤請聽呱呱之泣忍置寒冰幸憐脉脉之情宏施
功我乍見其入於井無惻隱之心非人羣推而置諸懷其
拯救之力在我愛以及其所不愛人皆可爲生而戕其所
自生彼非得已旣難同兜戲之視須共瞻乳哺之資古有
舊章曾興慈幼之局今遵遺意爰立救嬰之條欲教黃口
再生同登樂園合釀青蚨萬貫廣置福田庶卜昌熾於後
人世世芳寶君之桂且決報施於此日家家植王氏之槐

募修燕巖寺牆壁疏

魏湘

吾聞給孤園裏長者布金堅固林中鎔土贈席片以修慧
業締福緣也况乃瑞聚巖巖即成蘭若風吹海沫堪作須

彌豈可使前代琳宮竟荒九磔名山紺宇頽歇鐘魚乎哉
邑城南關外羊角雙撐燕巖孤聳舊建一寺中供觀音大
士像左文昌閣右地藏殿雞頭號刹居然蒼荀之林鴈宇
名堂本是莊嚴之地丙辰春余偕諸同人肄業其中偶近
高僧宛遊蓮社忽聽清梵如在魚山因思淨域初營青紅
四壁祇園始構紺碧千尋極虹梁紫柱之奇輝生鹿苑擅
蝸角丹墻之勝會擬龍華卓哉煌煌洵零陽一勝境也然
而歲月易馳星霜屢換雨風幾經剝蝕蟲鼠多所摧殘經
幢之蘚暈層層文甃之苔斑點點僅餘破屋雲或卧夫僧
牀欲坐枯禪鳥先巢於佛髻蓋歷時既久而殿宇之穿漏
垣墻之摧頹亦已甚矣光珎僧人小住有年大修無力悲
羊椽瓦裂容易見星恐數仞墻傾萬難說法不得已托阿
難之鉢膜手人間踵檀越之門自稱募者繞千花而作禮
挿一草以唱緣伏冀再世宰官十方善信慈雲廣布法雨
普施或土麩助齋或香環獻佛金針指上種福果於現前
寔撒掌中植喜林於方寸取此一流黃鐵捨之菩薩而彌
珍贈將十笏朱提說與世尊而亦笑



原件短缺

P. 1.

駢拇神禹四載仆九年梗作雨紆回殺拘區澎湃亂飛鼓
漫下祖龍鞭六丁護丹府漫發熊繹欠非石又非虎數狹
不能制伊誰可再侮曾把蓬萊輪難將此物賭羅浮亦可
移此物不可取肋斗出盤山麓能踞地王芝田第九層最
上蕙生圃

燕子龕禪師

唐王維

山中燕子龕路劇羊腸惡裂地競盤屈插天多峭嶮瀑泉
吼而噴怪石看欲落伯禹訪木知五丁愁不鑿上人無生
緣生長居紫閣亦時自垂磬一飯常帶索種田燒白雲劒
漆響丹壑行隨拾栗猿歸對策松鶴時許山神請偶逢洞

仙博救世多慈悲卽心無行作周商倦積阻蜀物多淹泊
巖腸乍旁穿澗層多外拓橋因倒樹架柵值垂簾縛烏道
悉已平龍宮爲之涸跳波垂揭厲絕壁免捫摸山木日陰
陰結趾歸舊林一向石門裏任君春水深

同張明府遊澗水亭

唐李羣玉 文山

草色綠溪晚梅香生穀文雲天歛餘霽水木籠微曛垂釣
坐芳嶼幽禽時一聞何當五柳下酌醴吟庭筠

赤松山

羅復元

昔聞張子房從此赤松遊藥竈蒼辭合丹井寒蒲抽魏魏
行者師何事謀歸休咸陽嘆黃犬爭如五湖舟知足故不

辱知止故不憂擾擾道旁者駕言焉所求

觀水碓水車有感

劉宏宣

大道貴自然聖人寶其智陰陽運兩輪乾坤轉磨類神施
與鬼設其理自平易惡彼小智輩穿鑿損天意璇璣妙規
天轉蓬觀行地一物落終古萬代食其利堯禪暨湯征機
軸本無二因勢爲利導莫之致而至豈但文命禹行其所
無事

燕子洞

許湄

古洞闢何年豁然深以微窺之苦正黑燃火探奇賞分堂
而別奧高下隨俯仰往往洞壁間螺旋而直上石乳濺珠

璣積水滋黃壤天然石鼓藏纍纍疑佛像靈空目罕覩人
語發奇響蓮花大小懸笑如伸仙掌人世隔窅冥石室天
成想亦既冷然善開心欲何往

前題

邑令張超載

接引煩老僧火燃奇徑串石鼓待相抱石乳珠璣濺仰視
石蓮花世尊隱隱見炎蒸在世間清涼獨拂面慈意滿幽
谷安能遍邱甸我乃行此中亦既冷然善

經漢高廟

范泰

嘯吒英雄萃指揮五嶽分乘彼道消勢遂廓宇宙氛重曠
豈不偉奮臂騰羣雄壯力拔高山猛氣烈迅風恃勇終必

撓道勝業自隆

踏谿城故址感賦

袁翹

披棘上城陂城陂土一線灑灑衆峯清淡淡澄谿練烟樹
自崢嶸雲鳥相舒卷春草正芳鮮春花更夭絢極目認金
湯金湯何處見

九谿春望

黃光揆

嵯岈西北山望望何竦峙上懸歌側石下臨碧淥水蒼崖
秀女蘿曲塢茂桃李鬱鬱而葱葱紫陀騰雲起松巔出馬
鬃昂首向南指山叢谿自多闐闐在吾耳但聞水流聲不
見水流湱

吳 庚子春同鄧邱山登八斗臺

蕭臺清且幽佳日登臨徧四面
傲雲扉草樹發惹情淥溷
瀟江來紅圍印峯見風和送鶯
簧春深落花片吟隨鮑參
軍淺才愧子建

鴛鴦浦

學訓 李元亨

不見鴛鴦飛共道鴛鴦浦二流
西北來交合兩無距時有
浣紗人臨溪笑相語

琵琶洲

何年阮氏琴別向江頭出
調彈流水清聲逐淒風急無
候過溽陽青衫淚共濕

遊燕子浦

陳圭

出林睇城郭隔江辨煙樹但恐
無心雲攔住下山路興人
且閑息詞客屢緩步自笑遊
山人未嘗辨芒屨岩間石氣
森堆塚不知數或削如劍戟
或攢如刀鋸欲吼獅雄蹲欲
號虎高踞誌此奇怪形知有
精靈聚何年五丁來鬼斧揮
鉏佳洞天歎中關石扇還堅
固透此一隙光端倪未全露
寒暑外變易風雷中守護鐘
鼓聽無聲幽竇黑如霧誰能
測其深掉臂任奔赴燦難相
續燃燄入心猶怖同人急把
手水母相依附藏深物白私
觀必情亦悞歸途尙回頭勝
景託餘慕何當謝永嘉麻源
詩重賦

紫陽山僧房題壁

古刹摩蒼穹浮雲起幢蓋
穢穢石磴高鬱鬱松陰靄
我從六塵來寶殿叅三昧
不知彌佛心真否慈悲大
亭午一聲鐘天空靜百籟
鼻端聞妙香胸中絕纖芥
老僧亦無言送我出花外
何以鎮山門留詩代金帶

訪赤松仙蹟

伍明立

邑東有名山高竟天尺五
絕頂闢琳宮怪處盤龍虎
上應翼軫間下與衡霍伍
扶筇入山根憑眺神仙府
行行赤松村慙慙問赤松
父老向告語遙指白雲封
直造雲窩巔晚覓高踪不
見丹竈跡徒然對數峯
徘徊下古道輾轉聞啼鳥
涓涓石上泉青青溪畔草
真人聳千尋勢向空中倒
文琛挹清流邈邈卧雲杪
疑多隱君子相率厭紛擾
不爲炎涼驅置身在縹緲

遊筆峯山

卽大尖山

黃啟元

泉石有風契况得同心侶
遙山便開顏詎憚登攀苦
零陽富洞壑是處堪延筮
借來恣遊眺初夏逢霖雨
浮嵐蒸野色青鬢聳遙峴
極日散陵岑變態紛迎拒
或矯若遊龍或踞如伏虎
龍頭或采苓虎脊或鋤黍
巖花開且落古松垂暹豎
石跡猶宛在不知誰步武
探奇意已銳便欲窮深阻
石徑穿羊腸逶迤逾澗澗
有谷綠而出巖靜如禁藥
有洞

窈空黑旁啼嗟無炬過此盡巉岩高峭劈鬼斧奇觀盪心
目難一一覩縷行行出險難遙遙炊烟火風帘引佳興當
壘間清酌茅茨三數家前山在其戶地僻少人行儵然似
太古我友六七人時各忘爾汝高歌趑微醺相伴卧竹嶼
桃源非所慕筆峯洵足舉悠悠道路間此意誰領取

弔周尙書叙墓

皇甫如森

古塚已荒邱芳名留衆口由來品望隆遂爾流傳久弱冠
提南宮鴻才齊北斗讞獄返關中晉階列朝右廷諍聖聽
違廷杖甘心受諫武廟南巡廷杖五十既摘丞嘉丞旋逢明睿后世宗
卽位詔復故諫南巡者日接常至三歲遷奚翹九補褒樹宏勳解組

終遐壽事垂生以前聲播沒之後人亡實未亡骨朽名不朽

前題

魏翼少尹

讀書虧大節士林不屑齒俯仰古與今紛紛難屈指
惟有忠孝人此身常不死上可爲國楨下可立人紀
令望亘千春鴻猷炳國史九谿清且深澗溪迭交匯
鳴鳳山巖峩羣巒復遷迤地僻鮮浮華俗醅絕淫靡
先朝宏治年國運漸傾否卓哉周尙書忠貞飭素履
弱冠文譽隆才名馳燕市一朝提南宮公卿爭倒屣
關中讞獄還明廷列金紫武廟適南巡抗疏拜階祀
逆鱗觸聖怒廷杖廿如薺謫作永嘉丞鸞鳳栖棘枳

何幸世宗立言官貶復起維公厘宸念寵榮逾朝士
知足忽歸田躬耕事耘耔同邀父老輩桑麻話無已
太息百年來故居失遺址斷碣與殘碑一一邱壑委
徒令有心人望古增欷歔况我爲後進恭敬首桑梓
緬懷百世師欽遲復何似雷峯石磷磷澗江水瀰瀰
敬告採風者吾鄉有君

遊燕子洞

潘暉銘警齋

步出城南隅弄幽結伴侶青山迎面來厥勢何峻陡
霹靂弄竒險差峩小培塿磴危身恐墮徑仄趾難受
藤蘿挂皓月古木森谷口碧澗環其旁琤淙含清澗

茲洞尤竒絕窅然深且黝椎鑿誰爲力疑出巨靈芋
瀕洞鬱谿衍礧礧紛蚘裂壁蝙蝠飛攫人蛟螭吼
石鼓與石鐘羅列分左右沉沉陰氣重秉炬亦難走
斜漏天一綫蛇行敢昂首賴此光明佛凝神坐鎮守
吾聞崖腹中仙女徃徃有迂拙喚陳純塵鞅苦纏糾
遇仙反失仙貽笑餐霞叟白雲爾飛來吾將酌仙酒
醉卧蓬島上與仙稱酒友

蟠桃洞

劉啟奉

昔聞七姑仙姊妹得真詮相栖蟠桃洞修鍊不計年
我來尋勝跡古道卧殘烟徙倚峭壁下羈羈微風扇

待將凌絕頂豁然一門懸呼僮燒燭入宏敞可列筵
空中凝石溜依稀倒生蓮行約數十武幽邃弗能前
忽聽玉磬激巖縫瀉靈泉到四注剩水名曰七坵田
高磴排碁局纍纍子尙全有室通神窟雙扇扃之堅
故實今欲訪古志半杳然二三黃髮叟其談夕陽天
曾說周處士讀書學參禪頻歲枯坐此藉以避塵緣
顧予疏世務抗懷在先賢安得如君者長與斯洞傳
中情增感奮躊躇暮雲邊歸時日已晚明月滿零川
咏節孝朱母胡孺人

上湘許敬儀

瑤池有冰雪萬古此清潔我聞朱家婦心肝共冷冽

顧影留一身困苦淒欲絕願承翁姑歡紡績常伴月
不羨母家富凜凜風何烈三十餘年間松筠比其節
表里垂芳型望風拜 北闕敬揚彤管輝洵號女中
傑

前題

五陵丁逢盛

誰言冰霜烈冰霜有時滅誰言金石堅金石有時裂
卓哉朱母節卅載經百折百折誓不回明月照心潔
白髮垂老親良人泉路窮窮意吞聲泣送血
膝下兒女無堂上甘旨缺缺德無二人紡績夜不輟
誰知翁姑心思兒終罔結先後含悲亡淒涼身孤孑

歷盡一生苦戴得滿頭雪巾幗亦鬚眉豈獨女中傑
澧水有幽蘭芳名千古絕

彭氏女貞孝紀實

劉啟達

彭大鑑號笠雲少時流寓京師娶妻某氏生女一
許字王姓王氏子故豪族未及娶以縣丞候補姑
蘇去後宦海萍飄絕音書者垂二十餘載或有議
婚者女矢志不嫁願奉父母以終焉余故與女父
有戚誼客歲公車北上僑居澧陽新館甫解裝便
一往探之時女年四十有一矣親見其荆釵布裙鉛
膏悉屏亦堪爲香閣式因不揣固陋率賦五古一

章而先爲叙其巔末云

弱質秉蕙蘭含芳蘊中谷風雨恣摧殘長此吐芬馥
傑哉彭氏女賦性實賢淑少凜茂先箴閨門朝廷肅
自古女有家鏡臺下壞族夫婿覓封侯吳江啖鼎肉
標梅久愆期一官去不復迄今數十年生存未可卜
豈無種壁人求坦東床腹女日從一終守貞玉韞櫝
伯道况無兒膝前誰式救所願倚高堂深恩報鞠育
井臼躬自操承歡供水菽父兮悵就衰阿母復不祿
嚙彼咏小星竊喜周南讀或者似續延終與共餽粥
鴛鴦各雙棲之子甘獨宿四十依所生兀如傲霜菊

吁嗟丈夫行鬚眉而冠服徃徃倫常問家國起謗譏
何況歲耄姿繡閣等雌伏而乃孝且貞能無深慙慙
愧余言不文賦詩羞曹陸安得邀

龍章用以光簡牘

東園

趙珩君靖

偶闢東園芟夷蕪壤種竹植樹以爲娛樂幽境曠
窄日涉趣生遺世榮華成予宦隱草木無情忻此
生意閑吟寄興志將終焉同治丙寅夏日作於零
陽學署

歲在攝提格維月及孟陬郊原藹淑氣雨澤被芳柔

欣欣物向榮觀化我心悠蒲水綠差差白雲亦倦遊
黠黠歸荒畧隙地廢不修願言植佳樹開徑覽清幽
前院築短垣繚之爲屏蔽後院推廢墻曠然紆眄睨
崇規旣式廓茅茨穩覆蓋亂石何累累密比成階砌
餘力事剔除瓦礫並苗翳高下本舊基曲折因地勢
人工弗煩勞已足適流憩數畝開府園可以勤樹藝
平生似子猷幽居愛修竹得與此君對甯可食無肉
自我到官所兩年令人俗遠訪城外村命奴移此綠
剷根留故土翦梢防風觸坐性本不羈荒畧幸無辱
他時玉筍班亭亭森似束遂茲種竹心欣然吾念足

梧桐樹扶疎冀可備琴材丹桂秋皎潔顧與折其枝
桃李當春華枇杷晚翠滋及茲雨水節種植物所宜
佳木含生意次第手自栽抱甕漢陰叟灌溉不云疲
豈知雨露息人力徒爾爲

采蘭清澧曲沿流入澗水頑山寨萬重灘石漱齒齒
逝者無時休生物同一理君子惜景光窮通隨所履
不見松菊姿青青霜雪裏

涉園每成趣遙望白雲山歸鳥言落日野蕪映廻欄
飛鳴順所適悅性皆忻懽東風吹百草榮華取時妍
門鮮車馬客俯仰于自閑寂寂此幽境熱中非所安

地僻居何陋官卑隱亦高當今戡世亂崛起多人豪
且抱鄭公瓊粥粥就閑曹多士習我愚太璞匪斲雕
風氣尙醜素不以甘美驕蘭樹庭階植栽培豈言勞
屏障列天險石嶺環週遭惡氣每南侵此邦爲樂郊
小邑存喬木幸未供芻蕘避地借一枝何殊巢父巢
晚過宜冲溪

劉勉

日落沙岸暝披襟氣爽爽人喧知爭渡波搖聞盪槳
犬吠深林際泉溜滴不響冷露拂行衣輕煙接虛壤
瞥見雙峰頂明月暫東上皎皎伴人歸幽芳只獨賞
官潭灣守風閑步秀峯寺觀劇

于翼如

離家剛數里風惡阻江潯野寺依峯秀遙聞土樂音
行行前路近村女集如林刈稻期將及先時慮伏陰
蕘桴與葦籥不碍鄭聲淫可見吾鄉俗敦龐古意深

仙侶洞

譚元杲 晴初

石洞何年裂谿訝疑丹穴知是女媧輩鍊此補天闕
豁然濶且深四壁陡如切直入可丈餘幽暗黑於鐵
手斷枯藤枝燃火四照徹一竇僅容身巨石作門闕
伏行類鼠窺俯行笑跛蹙巖液石磴凝步步防蹉跌
寒氣逼人衣肌膚爲慄惻蚓曲復螺旋不記其轉折
劃然仙宅開一一勤搜閱石燕拂肩飛潛蛟蟠藤綴

纍纍鐘乳懸大小分巧拙久乃得石床天然碁枰設
西北危橋通蒼苔苦縈結下窺有深淵氣噴腥龍血
凜凜不敢前踟躕猶未決歎聞吼聲奔有如風雨颯
衆壑發竒響鐙火愁撲滅豈是入山深仙侶怕機泄
豈是蜿蜒虬誤向山靈說振衣出山腰皓月如積雪

獅子巖

劉復健 乾陽

怪石類狻猊錡形洪荒久深山木許藏雄踞官道右
爾貌何狎瀟豈止口如斗鉤爪而鋸牙精神故抖擻
泉飛響琤琮連山脊一口古木號陰風咆哮怒雷吼
彰彰草作毛昂頭勢欲走猛踏石痕深竅穴成甃甃

荆蘿躡玉梯攀此遠借仙人杖翹首蒼巖一徑橫老龍頭
角勢崢嶸香爐竽架排雲陣星子光如蠟燭擎曲盡巉巖
行且止茫然萬頃愁顛趾凌虛直到會仙橋四望羣山景
無比西面蒿梁十六峯東瞰洞庭八百里茅花界斷北山
雲南眺桃源半江水井邊仙女度金鍼洞裏漫空飛燕子
誰抱琵琶洲上彈似有鴛鴦衝浪起周遭回首望崇巒絳
闕凌霄石作壇傾袖羣峯真武殿玉樹花攢七寶欄我聞
雷神掃殿誰敢戲歎火拳風驅電至茲山故作五雷名山
巔應是雷音寺置身天外極天表放脚登來風裊裊收拾
烟雲納個中大嘯一聲天地小

七言古詩

武溪深行

漢馬 援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臨吁嗟武溪多毒淫

天門山圖爲楊梓夫作

張 兌

我家三世居山圖寢食嬉遊見山色去年前作京華行萬
里平原載車轡荆山嵯峨鎮南紀華嶽金精照秋水太行
綿衍墜馬首北望居庸雪中峙歸來汎舟淮與江匡廬相
接高崕峽南過瀟湘望衡嶽九嶷蒼梧羅炯幢此生倦遊
歷艱險故山岷嶰聊游衍今年直上天門峯始覺從前興
猶淺天門洞開雲氣通江東巖崖若下風萬崑二八若昆

季意氣相傾爭長雄清猿夜號霜竹折猛虎晝嘯山石裂
風來往往神聽聞日上時時天帚揭烟羅紛敷薜枝垂細
禽飛來如棗肥六月仙源溪水漲中有洞府藏蛟螭可憐
宜都周內史古塚壘壘在山址感時撫景亦愴然周樸短
篇焉足擬茲山冠絕平生遊安得雲梯登山頭左攜赤松
右浮邱下眎八極塵埃浮楊侯此圖誰爲寫天下名山無
似者他日功成期早歸相與爲鄰住山下

九谿道中苦雨

袁 彪

黑雲奔飛飛不住障地幔天沒山樹行人蹙眇目迷離數
步以前失去路空中但聞蛟螭吼掉頭曳尾雨如注霑霑
不止道成渠白鱗跳浪鱗馬鼻瀟瀟立馬駐溪干溪水湍
驟不可渡去秋苦旱禾田赤今夏山陵成溝洫若使夏秋
天行齊何至哀鴻嗷中澤嗚乎皇天不憫斯民瑣尾兮下
職泥塗何足惜

季秋登演武臺

曾三壽

日白艸澹碧溪流咽石灘微風遠度郊外寒金環鍊鞘向
戎壇蹴踏騰驤羽戟攢旌旗搖曳露未乾逶迤鼓角出林
壑臨戎壯士氣桓桓超忽掣電嘻據鞍掉弓脫矢意常安
狐兔飛馳秋艸殘落鵬射虎輕部鄴鍬衣趺坐且傳餐馬
鳴蕭蕭羣轡寬夕照茫茫矚目看千里雲平萬井歡伏劍

和須訝文吏泮林音好集鵝翰

石笋篇

陳圭

造化鍾靈何太奇變幻萬象山岩隱零陽石笋載志乘風
昔傳聞吾心疑今懷一鐸此司訓入境便欲速得之翹材
秀士接踵至班班玉筍標風儀扶輿精英在贊序考校抽
拔才恐遺豈有餘氣生韻骨巖絕巘森森垂竭來入眼
于公宅縣几簇立春林枝奪人所好乃不恕以手摩挲難
致詞晚歸急呼匠石語爲我採取隨其時冥搜苦索經幾
日攜來片石橫階墀得隴已足况有蜀中遺大小形參差
天生珍物各有主山靈守護安能私鏡青鑿翠心力盡磨

沙細石猶磨治如金出鍛玉出璞如脫錦繡香孩兒其身
正直秀以削其膚細膩光如脂又如天梯割層級節節上
蓬凌烟姿我聞堯山出文石錦章五色當堯祠烏君山石
高十丈雙蓼枝葉交紛披樂史記載不及此粉飾寰區空
爾爲顛米好具衣冠拜髻蘇還叅玉版師若令公武眼中
見廟之不得空涕洟我從夢想十年後如甘食飲人渴饑
宦囊探之無長物錦贖綈帙同陸離川效珍奇嶽修貢此
意見諸班生詩至寶不合自緘秘腐儒重襲無乃癡明堂
清廟有法物遷房敦盤樽鼎彝何時筍席近
天子照耀奕葉流光熙

鐵鑄

劉長城

倚年神靈揮巨斧劈破混沌巉壁豎巉壁萬尋相對開神
嶺出嶺白虹吐文章翩翩玉龍蟠氣冲霄白日色寒颼風
吹動蓬萊利鋒藎藎向天攢揮擢入堪懷不寬爾雨風
風掃孤嶼勢莫暮神靈守不肯親過遊俠人拘儒也莫
幸海遠君不見昔日博物張茂先靈氣能騰古獄邊終令
二龍會巨淵世上豈能留龍泉寶藏一炬災歷代重
器盡成灰破壁飛去如毒雷神物隱現誰能猜吁嗟乎倚
天雄質非石又非鐵一片精光如積雪劍兮劍兮毋輕試
遇合正須待豪傑

前題

黃啟元

白虹紫電古稱美定光照膽湛如水龜支龍藻分陰陽都
是神工鑄造耳未聞銀鐔掛峯頭天然藏鋒白雲裏豐城
有玉不能埋越國有石不能砥地闢天開鍛鍊出造物自
為歐冶子斷蛇不入芒碭山化龍不去延平泆懸之千仞
淨於霜堅銳無前凌雲起宋玉當年歌長劍此劍原從天
外倚

登五雷山

真武廟向魁鼎九峰

五雷山高數千丈峭壁奇巖羅萬象第一危峯插絳霄烟
飛霧障撐仙掌我來欲上最高顛幾度摩挲頻企仰闢徑

荆蘿躡玉梯攀虬還借仙人杖翹首蒼巖一徑橫老龍頭
角勢崢嶸香爐筆架排雲陣星子光如蠟燭擎曲盡巉巖
行且止茫然萬頃愁顛趾凌虛直到會仙橋四望羣山景
無比西面蒿梁十六峯東瞰洞庭八百里茅花界斷北山
雲南眺桃源半江水井邊仙女度金鍼洞裏漫空飛燕子
誰抱琵琶洲上彈似有鴛鴦衝浪起周遭回首望崇巒絳
闕凌霄石作壇領袖羣峯真武殿玉樹花攢七寶欄我聞
雷神掃殿誰敢戲歎火拳風驅電至茲山故作五雷名山
巔應是雷音寺置身天外極天表放脚登來風裊裊收拾
烟雲納個中大嘯一聲天地小

符生行

有序

湖南謝階樹
學正

慈利縣秀才符正道年十二時母楊氏病思肉家
貧甚無錢賒之於屠而不可得則割其股以食母
而母病愈色日其兄察而覺之始知其故去年慈
利縣學教習以優行聞年廿六矣余旣拔之高等
而又思有以風勵士庶作符生行

慈利縣符秀才自母病苦饑饉思肉食無錢買秀才
年尚孩聞母言倉皇走長街如坻如陵柝上肉賒之
不得攔道哭恨不遇安世令恨不作顏考叔歸向厨
中行踟躕枕上忽見切肉刀兩股滲滲生寒毛母不

得肉隔壁號聞母啼心自思具滯甯令蚊嘍肌我今
何惜療母饑持刀割股如羊刳願以身作茅容雞脾
脰痛苦心不知烹之食母病若失其兄外至母爲述
兄問安得錢但云賒之屠詰朝問屠屠言無歸來怪
弟行次且微覺血染中裙汚逼視果見臂無膚母抱
子泣聲噫嗚鄰里觀者咸嗟吁母言孝子符兄言孝
子符家中皆言孝子符如今稱爲秀才符真秀才本
孝子父別居愧欲死君不見子輿寢疾啟手足冰淵
乃有小子勗又不見子春下堂傷其足常恐虧體爲
親辱中行不得思狂狷論品當書獨行傳孩提知愛

貴一誠僞者斷臂忘毛輕君試問黃帽卽腹中何似
安金藏

和向亭學使符生行不步韻

澧州安佩蓮
直牧

慈利澧屬縣也其邑有生員符正道者十二歲時
割股愈母病孝聲溢鄉鄰 巴大中丞時任岳常
澧道聞而重器之薦作甘平川先生門下士一經
訓迪旋入黌宮今年巳廿六矣去歲文宗謝向亭
太史歲試澧陽該學教官薦生優行遂拔優等而
餼糧猶待補也予於時卽送聯額旌其門並助資
斧令入嶽麓肄業應戊寅鄉試乃不第歸適文宗

又按禮科試平川書來諭令倣古舉孝廉意囑加
特薦因謁文宗而敬陳之而向亭相契早深固不
待詞畢而心許之矣其試卷又極醜正遂置高等
卽食廩餼復作符生行賜之以旌孝德而勵多士
且令六屬師儒步和兼索余和章因作俚言以應
之而予契重孝子之心竟流連不置遂延主西席
訓課兒孫用以仰體諸君子敦崇孝行之至意益
藉以維世教而式後人云耳

文宗命作符生行符生割股愈慈親未曾拈筆淚先
傾此事足令鬼神驚我問哭竹卧寒水孝矣孝子已

成人又聞溫清僅九齡孝子不聞孝以兵十二割股
報親息試問孺子能不能符生有母近六旬忽染風
寒二豎侵延醫無奈家極貧矧兄外貿無依憑而母
病思梁肉烹伏枕哀吟渴不勝符生問言趨屠門枿
間一望肉如林欲買銖銖無分文哀求屠者賒片腥
目如不見耳不聞符生低首淚縱橫歸家又聽母吟
呻慘同利鏃穿胸襟自思我肉母血成食母何恤身
爲牲如風霜及右丁孽左肩偏袒口咬肱操刀一割
血淋淋可憐鷄肋太瘦羸剝膚刺骨復斷筋至今憶
之寒毛森斯時孝子寂無聲渾忘痛楚復欣欣割我

股盡盡我心那知毀膚有箴銘那知冰淵誠守身那
知傷足縵愁顰祇圖股肉勝參苓一嚮烹熟進杯羹
竟使沉疴豁然醒符生之孝出至誠符生之孝激至
情倫常爲重死生輕抑聞上書求代刑又聞代死禱
北辰不死猶然有令名果死豈斥爲不經孝德定照
簡編青也知割股例不旌忍將此律律符生符生孝
已頌鄉鄰符生孝已重薦紳符生孝已契中丞符生
孝已格蒼冥早入黌宮採綠芹此事閱今十四春此
事爭傳簇簇新去歲舉優膺美評拔置前列賞鑑精
我會書額旌其庭又助資斧坐書城今科觀光驥首

侍歸來又值文宗臨平川奇書遠丁寤囑學孝廉傲
函京我知學使品求真特謁舉此薦德馨果邀賞識
証前因又閱其文本清醕高置優等廩加增復作歌
行獎勵殷益教多士步元音從來大雅貴扶輪如斯
視學足典型符生何幸經玉衡須敦品學報儒臣我
重孝子倒屣迎延登西席課兒孫更囑吾士與吾民
各修子職共敦倫

和向亭學使符生行

澧州陳 鑑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稱譽自來多失誣咸
陽灰燼大風起分一杯羹著之史以爲權譎以濟事

忍心害理至於此流失敗壞更誰論人心漸滅幾盡
矣符生孝子名藉藉傳公卿家赤貧直如洗母病思
肉不可得引刀割股供盤匱一瓣肉亦無幾母食之
病良已誰言天道本茫昧至誠直可泣神鬼孝思那
得炫新奇年在童稚又何知但知割肉療母飢豈顧
性命與體肢土中之筭冰上魚難得之物且致之何
况肉卽母之遺以母奉母固其宜騞然一刀肉已批
掌上活潑血淋漓急走作羹樂不支不覺股髀頓痠
痺孝至愚心至苦母曰嗟予季兄曰嗟予弟相抱大
哭涕如雨遠近聞知咸問訊靡不太息稱頌而鼓舞

迄今已閱十四年痛定思痛猶酸楚乃知天地有正
氣疇塞著冥無不至僻在叢莽中亦有此塊異虧毀
雖不邀獎嘉真至要足昭愧勵前年舉茂寸今復拔
其萃出之污泥中特與衆人識宗工提唱直超元濡
深大筆真如椽脫手詩歌萬口傳符生得此名不湮
顧我豈得無一言勉雕朽質隨諸賢不辭唐突畫無
鹽且爲符生更著鞭人生忠孝根性天致身竭力理
則然行當高第貢

天府符生符生其勉旃

和向亭學使符生行

徐畫堂

枘上肉母所思股上肉母所遺敢割母肉充母饑母
病食無肉肉不比冬青竹迸土筭驚一聲哭東家方
殺猪猪不比冰上魚赤身僵臥來于于十二小兒齒
尙弱髀肉無多不禁斫忽爾磨刀光霍霍引刀入肉
刀且卻區區肉離刀肉猶躍母疑買以伺快意而大嚼
不復愁如饑更喜病勿藥至誠自古輕軀命貧病殘
生活以及當時並無轉念存遑恤毀傷泥古訓兒年
今廿六以錐刺股驚夜讀問兒往事渾不知把卷方
讀冰淵詩

和向亭學使符生行

慈利黃維翰
教諭

昔年曾聞割股生昨歲來鐸零陽城符生恰是零陽
人殷勤北面晉謁頻時年十二傷哉貧有母抱病苦
吟呻病思肉食無錢緡賒屠不應苦聾盲歸來彳亍
走中庭因思己之肉乃是母所生以母所生作母羹
但覺母重一身性命盡皆輕抽刀割股恐痛聲血滿
裙裾還自煮煮好奉母佐粥飴食竟母病霍然清我
思王延生求鯉而臥冰又思吳猛生忍痛不驅蝨人
間純孝不可得得此亦是厲岸蠻因觀其事上文衡
文衡聞之曰可矜毀身滅性匪足論難得此意出天
真爲我告符生古來聖賢貴守身子春傷足有憂色

范宣傷指猶滌零身體膚髮受父母全受全歸乃足
珍爲我告符生人生孺慕貴永貞老萊七十作兒舞
子輿寢疾猶戰兢孩提知愛誰不有全始全終乃足
稱勉未至嘉己能再三獎厲何諄諄余聞此語佩若
銘轉告符生宜敬承嗚呼豈獨符生宜敬承孰非人
子孰無親循分自盡在一誠鐘鼎不如雞黍之遠存
君不聞宣聖言啜菽由之菽而甘於東鄰之牲

和向亭學使符生行

慈利向魁鼎
訓導

符生之孝本非奇符生之境使人悲割股雖然非卓
行難得年方十二時母病床頭思肉羹家貧難買竟

何之傍徨中夜悲且泣無計能療母氏飢母死子焉
活母病子終危忽然心急計亦出焚香默默禱家禱
但願阿娘疾早愈那知髮膚不可虧手執鋼刀白如
雪割來帶血肉連皮倉忙且作一齋供其母食之病
若糜當時悄地無人識細詰重詢始得知父痛子傷
兄憐弟母氏聞之淚兩垂一時膾炙鄉鄰口事後香
名溢四陲

九重天子嘉純孝不惜褒封下

帝畿讀書有志追先正詩古文章邁等夷采藻幸逢徐學
政優行九重謝宗師試列前茅食廩餼共爲風厲表

芳規吁嗟乎符生之性不可移符生之學宜勉爲年
方踰弱冠終身念在茲此望聲名列鳳池不辜培植
意終作奇男兒

榴龍歌

王南川

零陽學署東有古榴一株彎環如龍相傳結實則
主一邑科名學師趙公君靖以榴龍名其院爲序
記之而題詠缺如余不揣謏陋補作長歌一首紀
其爲吾邑之瑞云

風雨颯沓雷霆吼老龍起舞駭蛟蚪鱗甲開張掉尾
遊尾拖數丈藏其首噴沫弄珠氣勢雄蜿蜒攫挐蟠
虛空咄哉此龍非真龍迺是學署東偏小院之古榴
屈曲盤旋驚洪濛沐日浴月精英結蕩雲清霧怪石
裂虬枝偃蹇無春容鐵幹偃僵森勁節傳說茲樹最
通靈緋衣阿醋認分明碩果無多關係大芙蓉鏡裏
兆科名濃綠一叢藏幾點珊瑚交枝紅燄燄碧桃丹
桂互爭輝萬丈光芒長不掩我聞唐代李固言神彈
柳汁曾染衣又聞作相韓魏公園中花開金帶圍何
如此榴幻神異點睛直欲破壁飛之而隱現層霄裏
電火騰騰燒其尾回首一顧謝同儕青雲有路平如
砥歸攜棗糕祀花神更澆風前酒半樽絕似登科晉

郝詵拜酬龍鬚老友恩國子先生心狂喜榴龍院詒
加褒美護以元徽不動旛培植佳樹譽佳士吁嗟乎
榴兮榴兮孤根拔地謝塵緣飽濡霜露數百年會看
一夕紅雲空際湧仍隨羣龍鼓鬣上九天

前題

劉啟達 練之

君不見長房竹杖投葛陂森森牙爪驚神奇又不見
雷澤織梭延津劍變化須臾多明驗零陽學署古榴
栽一花一葉皆仙胎王母庭前偶失守忽被張騫偷
得來孤根曲蟠占地脈霜雪鍊成瘦骨格枝拳幹老
渾似龍回頭一顧鬢屏窄盤空攫拏氣勢雄張開鱗

鬣捲天風諸生中有探驪者明珠萬顆滿院紅我欲
小試點睛手下筆恐隨雷霆走有時撼樹遭封姨駭
殺蛟蚪當窻吼况復此物久通靈天公賜汝天矯形
一實宛然豎一指憤將科第報文星草木兆祥事殊
偶腰圍牡丹指彈柳爭似榴龍占驗頻好吁龍孫作
龍友手把龍頭問花神東方七宿證前因如何騰躍
歸小院榴不能言我代陳老圃兮叢菊簇幽谷兮芳
蘭蓄縱吐奇香終隱伏空山兮古柏生峻嶺兮喬松
橫可憐樵牧濫品評孰若託身翰墨署花下花前彩
鳳翥行看風雲際會時破壁掉尾高飛去

又

朱輝南

玉

鍾山有龍渾身火赤甲森開花萬朵天門挂爪如垂
枝呼作龍中榴亦可學署有榴何蜿蜒掉尾拔地頭
倚天蠟珠散作鱗滿體喚曰榴龍誰不然蟠根乃在
鬢宇內騰空一折院爲隘每值花開望眼明花光透
出宮牆外最宜白晝坐花陰火繖下彈焦尾琴更宜
夜靜弄花影燒月誰笑廣文冷老宿爲言龍有靈秋
前慣與報科名一實一人信不爽結遍枝頭鱗邑
我聞成都梅龍稱奇絕鱗甲脫落放翁惜何如榴龍
之而全寫照憾無吳生筆噫吁戲音聲樹金帶圍一

樣兆祥無是非我欲點睛使之上天飛廣爲吾

皇報取棟梁材

